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三十八回 宋太祖悔縱妖道 劉佳人智賺旁門

詩曰： 奸邪肆凶受天收，左道陰圖豈遂謀？
此日殺身閑底事，千年力煉一時休。

當時黃石公將楊柳枝付與馮茂，帶回城中：“凡有君臣中毒，大小三軍，將井泉、河水放楊枝一洗，拿起楊枝，取井泉一缸，將楊枝水對眾人一灑，受疾之人即刻蘇醒，其腹脹立消而痊，井河之水一經楊柳枝浸洗，毒氣盡解，不妨再飲食矣。”馮茂聞師言大悅拜謝。領了楊柳，一刻，火鴉飛駕回城，已是日午當中了。見妻備言師教設用，馮茂取出大土楊枝，夫妻急如教法施去，果然一眾如夢方醒，人大瀉泄，其便黃黑不等，悉屬腥穢異常。自太祖眾文武，大小三軍，一朝復寧如舊，方能飲食，漸長精體強健。獨有石宏、史圭二將年紀衰邁，肺腑虛弱，正氣敵邪不住，不覺毒入膏肓。況前番曾被余鴻迷禁多時，兩重受害，此日竟嗚呼哀哉了。須則大限所終，亦因妖道作弄而死。有太祖哀之，見二功臣沒於王事，隨即著軍中暫以王禮收殮下，待等班師之日，運柩回京，再行加恩旌表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但諸臣遭著妖毒，雖然感激馮茂求師搭救。有等立刻感謝之，有等不平而怨讒言，昨日擒捉下余鴻，他偏主君不殺放脫，至有今日反被他下毒之害。然當時眾文武不分得是鴻或兆所害。即太祖見此死亡史石二將，心亦不悅馮茂勸他將余鴻放脫。馮茂也覺其意，即奏曰：“臣非有心左袒護於妖道，即殺之亦匪難，但恐殺卻，日後反勞聖慮耳。”原來馮茂此言乃是依師吩咐妙旨。倘一時殺卻鴻等，必然惹出他師赤眉祖來，以至倍加擾吵，故宋太祖那裏盡曉原由？但知劉金錠等可制得他，特託諭之：“凡以後諸將，但將兩妖道得擒獲下，即刻收誅首惡，斷不姑饒。”金錠及眾術將，皆稱領旨。祇因太祖見妖道用此瘟癘砂，險將君臣大小數十萬人性命一時盡滅。倘此妖道常在，又生別謀，我等憂無遺咎類矣，故安得不欲先降除兩妖？

當日劉金錠自思，聖上天恩浩大，比別臣不同，一門國戚顯貴。今因上慮不安，他是個女中豪傑，一心忠義，奮不顧身的女將軍，次早膳後刻，且帶領一班女兵，又領了高王兵一萬二千五百精兵，殺往清流關發送，直抵城外討戰。唐守城兵入報，當日程老將軍一死，不獨唐主驚懼失色，即兩道人亦見本領用盡，無別法可施。但為唐主之膽，余鴻素日擔承拒敵宋人手段，豈得當時推委？效得虎頭蛇尾技倆，即好歹亦要硬著出陣。余鴻想來此番倘果敵不過宋人法術，然即回山，若請得師父到來，那憂金錠眾法士不收除的。心雖怯付，而於唐主駕前也裝著色厲內荏。有唐主問及軍師曰：“今宋法女金錠討戰，可出敵否？”余鴻曰：“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。山人久煉仙山，豈及不得這丫頭不成？”即帶領一萬五千兵，辭唐主飛拍虎力而出。

有劉金錠正在督兵討戰間，祇聞城中炮響一聲，沖出一旗軍馬，遠遠又見余鴻出陣，即勒馬以待。見他對近，以馬鞭指定余鴻罵曰：“爾這野道，是屢敗無能者，再有何面與人主強苦支持，凡心不改，又暗下瘟癘砂。今爾師赤眉老祖惡疾爾不法，不皈依旨命，有玷其門牆。昨天已命人前來與我主講和，且不日即別差道人來拿爾，抑或親身下山，捉回定罪，打爾下鄂都，永不超渡。看爾不久還來見陣否？爾不要迷而不悟，禍不遠矣。奴不與爾角較，且待不日老祖來收拾爾。且回城等候，令別將出馬，免來混攪。”但金錠非真知他師怒惱余鴻，不過一番權詞，以嚇唬之，看余鴻怎生顏色，然後設計擒獲他，方不費力。

豈期事有湊巧，原赤眉老祖乃上界首仙，得道數千秋，正是萬載不朽金龜，有天地即有此高仙也。自能知過去未來，久明趙乃赤帝臨凡，接李唐當興應運之主。是奉上蒼下凡，為四海蒼生之瞻仰。然因一日酒色昏迷，不思鄭恩是一粗鹵直率狂徒，初結義時手足相待，素知其品質直，並無一點詐偽之心，粗鹵率性是難教化。今因一執怒殺害，未免君之無情，傷害手足之臣，忍心也，是至赤眉仙責罰，困苦他三載未之為過。但恨余鴻原奉師命，本不為怪，先依師命擒下宋將王侯數十名不許加害，是依師命，順天而行，後因宋來了法門之士多人，仍要狠鬥，傷殘眾兵不下百十萬生靈，怪不得赤眉也惱其不依訓旨，預他脫屍於凡。劉金錠陣上言來赤眉師有法牒來捉拿他，不過度理而言，以恐嚇之耳。不意符合著余兆前昔下山初言，是師父命彼來南唐拘押回山治罪，與此言暗合。當此余鴻深信之。況昨天余兆放此瘟癘，並無一人知覺，今見劉金錠一一說出，似乎真係師父親臨凡土。指點明救解，至今余兆失手的。當日在陣上聽得似醉如癡，呆呆不語，無心戀戰，不揮兵、不舉杖，祇喝令一萬五千兵跑走，回清流關而去。

有金錠見余鴻不戰帶兵去了，亦不追趕，祇恐枉傷軍兵之無罪者，是體上天以嗜殺戮為戒。原是劉佳人存其戒殺之德，為將者不可不效之，勿蹈著秦之白起、楚之項羽，坑戮慘忍，非上天好生之德，後二人皆不得善終。

當日余鴻帶兵回入內城，對唐主曰：“劉金錠與山人未曾對壘，兩相罷兵。但觀大宋亦因糧餉不繼，亦無心於江南土地，不日班師。千歲不須憂慮也！但宋人若再逞強時，山人定必回仙島，啟達師尊赤眉老祖下山，不吝三山、五岳、九州十島、十八洞神仙、諸天佛祖也不干礙了。願我主放心。”當日在唐主見屢敗陣，料必不能力拒趙宋，略有翻悔之意，暫爾承允余鴻之言。又曰：“待寡人明日與眾臣酌議，看怎的處置。軍師過勞了，請回帳後安歇可也。”余鴻聽罷，即辭過唐主，來至後堂見余兆，師弟兄要酌量一個善後的方法。但余兆亦修道有年，原知余鴻雖奉師命下山困宋，但迷亂好勝之心，已墮入邪魔之障。昨言師父有旨，捉拿他回山，亦恐嚇之免其墮落凡俗，盡廢前功之意。倘再妄殺戮，祇自己一身也難保，誠恐師父果來深責，也難免罪莫大。仍悔恨著當初被余鴻哄唆下山，悔恨已不及。又不能私自一人脫身去，仍念他一旦流求己下山，是師弟兄之情，日後不好相見。故今余鴻亦弄得余兆進退兩難，祇一心懼怯師父下凡，一同拘押回山，定罪深責，打落輪回，可悲憫也。今見余鴻到來與他酌議退宋安唐，又說出劉金錠恐嚇之詞，言昨天師父親到宋城，著令宋君與唐講和，又言師要差人來拘押我們回山。據這丫頭如此言來，但未知果的確否？當時余兆聽了鴻言，也覺心驚，緣何用此瘟癘砂不驗，莫非果然師父臨凡，破我設施？如此危矣。心下躊躇不安，又不對余鴻實說。也不強辨金錠陣上之言，是真是假，聊且安慰余鴻不須憂慮。師父斷不親臨凡土，但我弟兄既不能勝宋，且見機以脫身為上。

住語余兆弟兄私論之言，且言金錠收兵回城，眾兵無話，祇眾將問及余鴻不戰心虛，何故不追獲他。金錠言：“鴻多能變遁，豈易即擒，今道著彼虛心病，明日易於擒拿了。”眾將聽言，尚不準信。當晚金錠喚四婢，令春桃受符咒，化成赤眉。三婢化作仙童，至清流關，尋覓著余鴻言道：“昨天黃仙師、陳搏祖、聖母，會見吾師，言汝先依師後違，皆開殺戒茹葷酒，玷辱師門，特差弟來拘回山，且出見師面。”不知余肯見否如何？下回分解。